

不区分军种,更好满足官兵春秋季节体能训练需要

本报讯 王爽智、记者孙兴维报道:今年全军将配发17长袖体能训练服,与短袖体能训练服分季节穿着使用。这标志着我军作训服装日趋体系化、系列化、配套化。

新配发的长袖体能训练服不区分军种,采用加厚吸湿快干面料,运动夹克式设计,颜色稳重大方,款式简约时尚,贴

身穿着更加舒适,更好满足官兵春秋季节体能训练需要。

据了解,今年还将为全军官兵陆续配发17编织内腰带、轻便防寒鞋、17作战靴和17布鞋。编织内腰带与作训服配套使用,突出实战性、可靠性、救生性设计要求。轻便防寒鞋首次配发高寒区士兵,具有抗菌保暖、轻便舒适等特点,适合冬季

体能训练、劳动、日常生活时穿着。

17作战靴采用轻软、速干、抑菌材料,增加减震、松紧设计,与07作战靴相比,既保持防刺、抗砸、阻燃等防护功能,同时还减重20%,战术适应性、穿着舒适性进一步提高。17布鞋适用于业余活动时间穿着使用,是对我军鞋类系列的有益补充与完善。

2018年2月18日 星期日 中国军网 http://www.81.cn 第21954号
戊戌年正月初三 今日4版 国内统一刊号:CN81-0001(J) 代号1-26 解放军报社出版



火箭军练兵备战、砺剑强军的别样风采——春节前夕,记者一行来到火箭军某新型导弹旅,感受

号手就位,倚天长剑护神州

■本报记者 陈广照 王卫东

南国早春,依然风寒料峭。包饺子、贴春联,赴战位、竖长剑,行走在火箭军某导弹旅旅营区,记者感受到火箭军特有的火热年味。

该旅是一支肩负提升国家战略遏制能力的导弹新锐劲旅,党的十八大以来,成功发射导弹数十枚,出色完成战备抽点拉动、跨区对抗训练、实兵联合演习等重大军事任务,成功实现某型导弹从独立发射到整旅突击的能力嬗变。

“今年过节会忙一些,但气氛很热烈。”该旅政委陈永华介绍说,眼下部队刚移防新营地,百废待兴,赴外接装官兵有的还在归途,新大纲施训、群众性练兵比武正有序开展……

“号手就位!”说话间,营区一角传来阵阵熟悉的号令声——有官兵正在临时训练场进行导弹发射操作训练。

号手,是战略导弹部队对一线操作官兵的特有称谓。号手就位,标志着导弹发射操作流程马上开始,也意味着引弓长剑即将出鞘。

训练间隙,发射一营一连下士阙永超坐在新型发射战车上,满脸自豪向记者介绍,不久前,作为指挥通信号手,他与其他号手密切配合,亲手将一枚新型导弹送上蓝天,精确命中靶标。

那一刻,第一次参加实弹发射的他,感到大地在颤抖,空气被撕裂,大国长剑挟雷霆电刺破苍穹,迸发出摧枯拉朽的惊天力量。

那一刻,他们开创了实战化条件下某新型导弹发射多个“首次”:载实弹跨区长途机动无依托发射、接装即赴高原极寒环境下发射、不同型号武器头体对接发射,以及实现无线通信指挥发射。

“号手就位!”这号令声,是他们练兵备战的常态呈现。

选择发射诸元、液压取力、关闭底盘……一连连长、指挥长陈佰强紧盯屏幕,沉着下达口令,指挥号手认真操作每一个动作。

一个月前,为争取某新型导弹首发

机会,陈佰强所在发射架和另外两组发射单元,在全旅“海选”中脱颖而出,转战南北驻厂研习见学。那时,别人在朋友圈纷纷晒雪景,他们却在雪中潜心砺剑,经多轮严格考核,陈佰强最终赢得先机。

练兵时不我待,备战只争朝夕,何止在一号一架。旅技术室高级工程师马朝军清楚,新型长剑一飞冲天背后,是全旅官兵千余日夜的付出:研发多套流程、5个一致的新装备模拟训练系统,编写新武器《测试发射流程图》《发射阵地操作规程》等7类10余种文书、130万字专业教材,数百名多能号手、技术骨干走上核心岗位,一批全新战法训法日渐成熟。

“号手就位!”这号令声,是他们随时能战能力的展示。

“3、2、1,点火!”在发射二连训练区,整个下午,发射单元指挥长、排长田伟勇一遍遍组织演练发射流程。记者握了握他刚用过的秒表,上面浸满了汗水。

一旁的一营营长贾飞虎介绍说,此前为争取新年首发,考核中田伟勇求胜心切慢掐了秒表,导致该发射单元遗憾出局。此后田伟勇对自己痛下“狠手”,经常一个人规程背讲、流程串讲到深夜。

“闻战则喜,是因为官兵心里有胜战的底气。”那年7月,发射三营首次千里机动到西北某陌生地域实弹发射,营里优中选优,决定由五连排长徐文宝任首发指挥。一心想打头阵的六连指导员董贵强,是全旅第一个获得指挥长资格的政治工作干部,作为备份心有不甘,最后由机关出面考核调停,他才肯作罢。

一次次“号手就位”后的你追我赶,成就了该旅战斗力一直保持随时能战状态。3年前,从抽组发射到抽点发射,从训练发射到战斗发射,从单架发射到整旅发射,他们在戈壁大漠完美上演某型导弹“百剑腾飞”的壮美图景。

(下转第三版)

压题照片:该旅开展夜间训练。丁宇摄



再见,抑或再也不见,你都是我铭刻在心的英雄

■中国军网记者 李小琳

从北京到拉萨,3000多公里,我们坐飞机飞了5个小时。

从拉萨到无名湖山脚,300多公里,我们开车走了3天。

从无名湖山下连队到哨所,1公里,我们爬山爬了4个多小时。

边防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此去无名湖,是我最勇敢的决定

“你们要去无名湖哨所采访?”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副团长王祖桥对我们几个女记者的提议既惊讶又佩服。“那个连队,在1999年之后就没有女记者上去过。现在是冬天,大雪封山,你得从山的另一面爬上去,乱石冰川,怎么也得爬4个多小时啊!”王副团长把困难摆在面前,试图考验一下我们的决心。

“爬呀!大老远来一趟,就是为了看看边防战士,不爬上去,我们岂不白来了!”虽然我对即将面临的高寒山路也有些心里打鼓,但“见见边防战士”这个单纯的愿望,覆盖了一切忧心忡忡。

这一夜,无眠。因为高原反应,也因为对未来一天的种种期待。

来到西藏的第4天,终于要向无名湖哨所进发。冬天的西藏真美,山峰高耸入云,落雪染白了头;雾气荡漾,车子一转弯,刚刚看到的山就悄悄隐退。一路盘山而上,眼前的一切让我这个初次进藏的平原女孩变得不再矜持,忙乱地举起手机拍拍拍,真想将整个西藏的美景带回家。

盘山路一走就是两个小时,上百个发卡弯把我晃得晕头转向。“这条路不算恼火,更恼火的路我们的车子根本开不上去!”司机班长尹小波操着浓重的方言笑着对我们说。而尹班长口中“不算恼火”的路,最窄处将就能过去一辆车,由于部分地基塌陷而变得颠簸不堪。行进在海拔3000多米的盘山路,眼看着车子在积雪的路上吱吱打滑,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我们明明坐的是一辆越野车,感觉却像坐的是拖拉机!”我们哈哈笑笑,尝试掩盖心中的不安。

“下车吧,过不去了……”前车的王副团长对着我们喊道。塌方,落石,阻断了我们的路。离原本计划的停车点还有3公里,此刻我们只能徒步走过去。

走到“旺东桥”已是中午12点。六连的战士们早已把锅碗瓢盆搬到这儿,为我们一行人做午餐。架上高压锅,炖上辣油汤,切好蔬菜,备好调料,我们要来一顿地地道道的野炊!这顿饭,足以称得上高配版的“野外火锅”。遭受高原反应3天的折磨,一直食欲不振的我,这次竟然能够“放肆吃”。不夸张地说,这顿野餐真的好吃爆了,身体里充盈着满满的热量,特别是边防战友浓浓的情谊。

哨所就在前方,没有你,我如何抵达

野餐过后,才真要迎来绝壁山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

1公里,直线距离只有1公里,应该不会太远吧?

我终究低估了这一公里的距离。无名湖不是“路很难走”,而是“根本没有路”。原始森林,悬崖绝壁,乱石冰川,我来不及感叹大自然在这一公里路途中的鬼斧神工,瘫软脚已经不听使唤开始打颤。

(下转第三版)

东方第一站:“千里眼”时刻瞪大眼睛

■李宪龙 本报记者 李国文 中国国防报记者 潘娣

2月17日,正月初二,千家万户正沉浸在过年的热闹氛围中。早上7点,一阵刺耳的一等战位值班铃声在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六站营区响起。

当记者气喘吁吁赶到阵地时,操纵员们已经坐在方舱中开始录取空情。

该雷达站是空军第一个迎接太阳升起的雷达站,也被称为“东方第一站”。春节期间,该站除了24小时开机值班外,还安排了不定时的战备演练。

在方舱内,记者看到代表着空情的光点正在屏幕上不断移动,操纵员紧盯着屏幕,熟练地录入空情参数。正在空情源源不断上报的时候,忽然一大片雪花出现在屏幕上。操纵员严亮立即上

报指挥员:“雷达遭遇电磁干扰,目标丢失。”

“调整雷达工作模式,技师配合操纵员进行反干扰操作!”很快,值班副站长赵会鹏下达了指令。

严亮调整雷达工作模式后,屏幕上的雪花消失,空情信号再次清晰地出现,情报继续源源不断地传达到上级指挥所。

“一等解除,演练结束,恢复二等战备值班。”随着指挥室传来消息,严亮舒了一口气。

记者翻开该站春节期间战备值班表,密密麻麻的值班安排映入眼帘,每个时间段每部雷达都安排一位专业技

术过硬的一号班人员值班,以确保遇有突发情况能及时处置。记者了解到,春节期间由于部分官兵休假,在部队坚守岗位的操纵员每人每天要担负6个小时的战备值班,一人顶着两人干,更是辛苦。

除夕,初一已经连续两天担任值班指挥员的钱指导员说:“在全国人民欢度新春佳节的时候,我们更要完成好战备任务,这是军人的责任!”

(本报哈尔滨2月17日电)

下图:2月17日,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拔河比赛,丰富官兵节日文化生活。丁磊摄

春节期间,在海外执行医疗援助任务的中国援塞军事医学专家组坚守岗位——

防疫一线的大国担当

■本报特约记者 庄颖娜 记者 邵龙飞

新春佳节,记者专程探访正在西非塞拉利昂执行医疗援助任务的中国援塞军事医学专家组,近距离感受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工作情况。

2月15日,大年三十,记者跟随专家组来到位于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塞军第34医院传染病防控中心。这里有大大小小10多个房间,最大的十来平方米,最小的不过三四平方米。走进房间,立即感到闷热难耐,没有空调设备,只有头顶的吊扇缓缓转动,送来几缕感受不到的微风。

尽管空间狭小,但记者看到,生物安全手套箱、超净工作台、荧光定量PCR仪、电泳仪等实验设备根据传染病感染控制流程被有序放置在不同的房间内。“这些仪器都是从国内运来的,

保障我们开展必要的检测和研究工作。”专家组组长、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郭学军向记者介绍说。

另一个房间内,副研究员王铁成正在使用检测试剂盒对第34医院送来的4个患者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其中两个呈疟疾阳性。“塞拉利昂是疟疾高发国家,疟疾和多种消化道疾病在当地极为普遍。”王铁成一边记录检测结果,一边向记者介绍。

生物安全手套箱前,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李乐天 and 孙伟洋正在解剖一只蝙蝠。“蝙蝠可以携带多种病原体,是非常重要的媒介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这是我们从野外捕获的实验样本,希望通过科学方法了解其携带病原体的情况。”李乐天解释说。

此时室外温度已经超过30摄氏度,专家组的同志们身穿白大褂,戴着口罩和橡胶手套,工作一会就满头大汗。不远处,中国援建的传染病防控中心正在紧张施工中。“预计今年上半年就能完工,将是一个现代化的传染病防控中心。到时我们的工作条件就会有很大改善,也将能够为塞拉利昂的传染病防控工作作出更大贡献。”郭学军介绍说。

返回驻地途中,专家组车辆经过弗里敦市区,不时有当地居民友好地向我们挥手,用中文说:“您好!中国!”除夕,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军事医学专家组正用忠诚、敬业和坚守,彰显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本报弗里敦2月16日电)

